

喻世明言



第三十卷

明悟禪師趕五戒

昔為東土寰中客，今作菩提會上人。
手把楊枝臨淨土，尋思往事是前身。

話說昔日唐太祖，姓李名淵，承隋天下，建都陝西長安，法令一新。仗着次子世民，掃清七十二處狼烟，收伏一十八處蠻洞，改號武德，建文學館以延一十八學士，造凌烟閣以繪二十三功臣，相魏徵、杜如晦、房玄齡等輩，以治天下。貞觀、治平、開元，這幾個年號，都是治世。只因玄宗末年，寵任奸臣李林甫、盧杞、楊國忠等，以召安祿山之亂。後來雖然平定，外有藩鎮專制，內有宦官弄權，君子退，小人進，終唐之世，不得太平。

且說洛陽有一人，姓李名源，字子澄，乃飽學之士，腹中記誦五車書，胸內包藏千古史。因見朝政顛倒，退居不仕，與本處慧林寺首僧圓澤為友，交游甚密。澤亦詩名遍洛，德行滿野，乃宿世古佛，一時豪杰皆敬慕之。每與源游山玩水，吊古尋幽，賞月吟風，怡情遣興，詩賦文詞，山川殆遍。忽一日，相約同舟往瞿塘三峽，游天開圖畫寺。源帶一

僕人，澤携一弟子，共四人發舟。不半月間，至三峽，舟泊于岸，振衣而起。忽見一婦人，年約三旬，外服舊衣，內穿錦襠，身懷六甲，背負瓦罍而汲清泉。圓澤一見，愀然不悅，指謂李源曰：『此孕婦乃某托身之所也，明早吾即西行矣。』源愕然曰：『吾師此言，是何所主也？』圓澤曰：『吾今圓寂，自有相別言語。』四人乃入寺，寺僧接入。茶畢，圓澤備道所由，衆皆驚異。澤乃香湯沐浴，分付弟子已畢，乃與源決別。說道：『澤今幸生四旬，與君交游甚密；今大限到來，只得分別。後三日，乞到伊家相訪，乃某托身之所。三日浴兒，以一笑為驗，此晚吾亦卒矣。再後十二年，到杭州天竺寺相見。』乃取紙筆，作《辭世頌》曰：

四十年來體性空，多于詩酒樂心胸。
今朝別却故人去，日後相逢下竺峰。

咦！

幻身復入紅塵內，贏得君家再與逢。

偈畢，跏趺而化。本寺僧衆具衣龕，送入後山岩中，請本寺月峰長老下火。僧衆誦經已畢，月峰坐在轎上，手執火把，打個問訊，念云：

三教從來本一宗，吾師全具得靈通。

今朝覺化歸西去，且聽山僧道本風。

恭惟圓寂圓澤禪師堂頭大和尚之覺靈曰：惟靈生于河南，長在洛陽。自入空門，心無挂礙。酒吞江海，詩泣鬼神。惟思玩水尋山，不厭粗衣藜食。交至契之李源，游瞿塘之三峽。因見孕婦而負罍，乃思托身而更出。再世杭州相見，重會今日交契。如今送入離宮，聽取山僧指秘。咄！

三生共會下竺峰，葛洪井畔尋踪跡。

頌畢，茶毗之次，見火中一道青烟，直透雲端，烟中顯出圓澤全身本相，合掌向空而去。少焉，舍利如雨。衆僧收骨入塔，李源不勝悲愴。

首僧留源在寺，閑住數日。至第三日，源乃至寺前，訪于居民。去寺不半里，有一人家，姓張，已于三日前生一子。今正三朝，在家浴兒。源乃懇求一見，其人不許。源告以始末，賄以金帛，乃令源至中堂。婦人抱子正浴，小兒見源，果然一笑，源大喜而返。是晚，小兒果卒。源乃別長老回家不題。

日往月來，星移斗換，不覺又十載有餘。時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，黃巢作亂，天下騷動，萬姓流離。君王幸蜀，民舍官室悉遭兵火，一

無所存。虧着晉王李克用，興兵滅巢，僖宗龍歸舊都，天下稍定，道路始通。源因貨殖，來至江浙路杭州地方。時當清明，正是良辰美景，西湖北山，游人如蟻。源思十二年前圓澤所言：下天竺相會。乃信步隨衆而行，見兩山夾川，清流可愛，賞心不倦。不覺行入下竺寺西廊，看葛洪煉丹井。轉入寺後，見一大石臨溪，泉流其畔。源心大喜，少坐片時。

忽聞隔川歌聲，源見一牧童，年約十二三歲，身騎牛背，隔水高歌。源心异之，側耳聽其歌云：

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。

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异性常存。

又云：

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話當時恐斷腸。

吳越山川游已遍，却尋烟棹上瞿塘。

歌畢，只見小童遠遠的看着李源，拍手大笑。源驚异之，急欲過川相問而不可得。遙望牧童，度柳穿林，不知去向。李源不勝惆悵，坐于石上久之。問于僧人，答道：『此乃葛稚川石也。』源深詳其詩，乃十二年圓

澤之語，并月峰下火文記。至此在下竺相會，恰好正是三生。訪問小兒住處，并言無有，源心怏怏而返。後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為『三生石』，至今古迹猶存。後來瞿宗吉有詩云：

清波下映紫襠鮮，邂逅相逢峽口船。

身後身前多少事？三生石上說姻緣。

王元瀚又有詩云：

處世分明一夢魂，身前身後孰能論？

夕陽山下三生石，遺得荒唐迹尚存。

這段話文，叫做『三生相會』。如今再說個兩世相逢的故事，乃是『明悟禪師趕五戒』。又說是『佛印長老度東坡』。

話說大宋英宗治平年間，去那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，南山淨慈孝光禪寺，乃名山古剎。本寺有兩個得道高僧，是師兄師弟，一個喚做五戒禪師，一個喚作明悟禪師。這五戒禪師，年三十一歲，形容古怪，左邊瞽一目，身不滿五尺。本貫西京洛陽人，自幼聰明，舉筆成文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長成出家，禪宗釋教，如法了得，參禪訪道。俗姓金，法名五戒。且問何謂之『五戒』？

第一戒者，不殺生命；

第二戒者，不偷盜財物；

第三戒者，不聽淫聲美色；

第四戒者，不飲酒茹葷；

第五戒者，不妄言造語。

此謂之『五戒』。忽日雲游至本寺，訪大行禪師。禪師見五戒佛法曉得，留在寺中，做了上色徒弟。不數年，大行禪師圓寂，本寺僧衆立他做住持，每日打坐參禪。那第二個喚做明悟禪師，年二十九歲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面闊口方，眉清目秀，丰彩精神，身長七尺，貌類羅漢。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，俗姓王，自幼聰明，筆走龍蛇，參禪訪道，出家在本處沙陀寺，法名明悟。後亦雲游至寧海軍，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。禪師見他聰明了得，就留于本寺做師弟。二人如一母所生，且是好。但遇着說法，二人同升法座，講說佛教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冬盡春初，天道嚴寒，陰雲作雪，下了兩日。第三日雪霽天晴，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，耳內遠遠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，當時便叫身邊一個知心腹的道人，喚做清一，分付道：『你可去山門

外各處看，有甚事來與我說。』清一道：『長老，落了兩日雪，今日方晴，料無甚事。』長老道：『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。』清一推托不過，只得走到山門邊。那時天未明，山門也不曾開。叫門公開了山門，清一打一看時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』正所謂：

日日行方便，時時發道心。

但行平等事，不用問前程。

當時清一見山門外松樹根雪地上，一塊破席，放一個小孩兒在那裏，口裏道：『苦哉，苦哉！』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丟在此間？不是凍死，便是餓死。』走向前仔細一看，却是五六個月一個女兒，將一個破衲頭包着，懷內揣着個紙條兒，上寫生年月日時辰。清一口裏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『古人有云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』連忙走回方丈，稟復長老道：『不知甚人家，將個五七個月女孩兒，破衣包着，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。這等寒天，又無人來往，怎的做個方便，救他則個！』長老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清一，難得你善心。你如今抱了回房，早晚把些粥飯與他，喂養長大，把與人家，救他性命，勝做出家人。』

當時清一急急出門去，抱了女兒到方丈中，回復長老。長老看

道：『清一，你將那紙條兒我看。』清一遞與長老，長老看時，却寫道：『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，小名紅蓮。』長老分付清一，好生抱去房裏，養到五七歲，把與人家去，也是好事。清一依言，抱到千佛殿後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，放些火，在火國內烘他，取些粥喂了。似此日往月來，藏在空房中，無人知覺，一向長老也忘了。不覺紅蓮已經十歲，清一見他生得清秀，諸事見便，藏匿在房裏。出門鎖了，入門關了，且是謹慎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倏忽這紅蓮女長成一十六歲，這清一如自生的女兒一般看待。雖然女子，却只打扮如男子，衣服鞋襪，頭上頭髮，前齊眉，後齊項，一似個小頭陀，且是生得清楚，在房內茶飯針線。清一指望尋個女婿，要他養老送終。

一日時遇六月炎天，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，洗了浴，吃了晚粥，徑走到千佛閣後來。清一道：『長老希行。』長老道：『我問你：那年抱的紅蓮，如今在那裏？』清一不敢隱匿，引長老到房中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却似：

分開八塊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。

長老一見紅蓮，一時差訛了念頭，邪心遂起，嘻嘻笑道：『清一，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卧房中來，不可有誤。你若依我，我自抬舉你。此事切不可洩漏，只教他做個小頭陀，不要使人識破他是女子。』清一口中應允，心內想道：『欲待不依長老又難，依了長老，今夜去到房中，必壞了女身，千難萬難。』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，便道：『清一，你鎖了房門跟我到房裏去。』清一跟了長老，徑到房中。長老去衣箱裏，取出十兩銀子，把與清一道：『你且將這些去用，我明日與你討道度牒，剃你做徒弟，你心下如何？』清一道：『多謝長老抬舉。』只得收了銀子，別了長老，回到房中，低低說與紅蓮道：『我兒，却纔來的，是本寺長老。他見你，心中喜愛。你今等夜靜，我送你去伏事長老。你可小心仔細，不可有誤。』紅蓮見父親如此說，便應允了。

到晚，兩個吃了晚飯。約莫二更天氣，清一領了紅蓮，徑到長老房中，門窗無些阻當。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，當晚分付：『我要出外閑走乘涼，門窗且未要關。』因此無阻。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。候至二更，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。長老接入房內，分付清一：『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。』清一自回房中去了。

且說長老關了房門，滅了琉璃燈，携住紅蓮手，一將將到床前，教紅蓮脫了衣服，長老向前一摟，摟在懷中，抱上床去。却便似：

戲水鴛鴦，穿花鸞鳳。喜孜孜枝生連理，美甘甘帶綰同心。恰
恰鶯聲，不離耳畔；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楊柳腰，脉脉春
濃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
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一個初侵女色，猶如餓虎吞羊；一
個乍遇男兒，好似渴龍得水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傾入紅蓮兩
瓣中。

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，却好五更，天色將明。長老思量一計，怎生
藏他在房中。房中有口大衣厨，長老開了鎖，將厨内物件都收拾了，却
教紅蓮坐在厨中，分付道：『飯食我自將來與你吃，可放心寧耐則
個。』紅蓮是女孩兒家，初被長老淫勾，心中也喜，躲在衣厨内，把鎖鎖
了。少間，長老上殿誦經畢，入房，開了房門，將厨開了鎖，放出紅蓮，
把飲食與他吃了，又放些果子在厨内，依先鎖了。至晚，清一來房中領
紅蓮回房去了。

却說明悟禪師，當夜在禪椅上入定回來，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

念頭，犯了色戒，淫了紅蓮，把多年清行，付之東流。『我今勸省他，不可如此，也不說出。』至次日，正是六月盡，門外撇骨池內，紅白蓮花盛開。明悟長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蓮花，將回自己房中，取一花瓶插了，教道人備杯清茶在房中，却教行者去請五戒禪師。『我與他賞蓮花，吟詩談話則個。』不多時，行者請到五戒禪師。兩個長老坐下，明悟道：『師兄，我今日見蓮花盛開，對此美景，折一朵在瓶中，特請師兄吟詩清話。』五戒道：『多蒙清愛。』行者捧茶至，茶罷，明悟禪師道：『行者，取文房四寶來。』行者取至面前，五戒道：『將何物為題？』明悟道：『便將蓮花為題。』五戒捻起筆來，便寫四句詩道：

一枝菡萏瓣初張，相伴葵榴花正芳。

似火石榴雖可愛，爭如翠蓋芰荷香？

五戒詩罷，明悟道：『師兄有詩，小僧豈得無語乎？』落筆便寫四句詩曰：

春來桃杏盡舒張，萬蕊千花鬥艷芳。

夏賞芰荷真可愛，紅蓮爭似白蓮香？

明悟長老依韵詩罷，呵呵大笑。

五戒聽了此言，心中一時解悟，面皮紅一回、青一回，便轉身辭回卧房，對行者道：『快與我燒桶湯來洗浴。』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洗浴罷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取張禪椅到房中，將筆在手，拂開一張素紙，便寫八句《辭世頌》曰：

吾年四十七，萬法本歸一；

只為念頭差，今朝去得急。

傳與悟和尚，何勞苦相逼？

幻身如雷電，依舊蒼天碧。

寫罷《辭世頌》，教焚一爐香在面前，長老上禪椅上，左脚壓右脚，右脚壓左脚，合掌坐化。

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。禪師聽得大驚，走到房中看時，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。看了面前《辭世頌》，道：『你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差了這一着。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，長成不信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必然滅佛謗僧，後世却墮落苦海，不得皈依佛道，深可痛哉！真可惜哉！你道你走得快，我趕你不着不信！』當時也教道人燒湯洗浴，換了衣服，到方丈中，上禪椅跏趺而坐，分付徒衆道：『我今去趕五戒和尚，汝等可

將兩個龕子盛了，放三日一同焚化。』囑罷圓寂而去。衆僧皆驚，有如此異事！城內城外聽得本寺兩個禪師同日坐化，各皆驚訝，來燒香禮拜，布施者，人山人海，男子婦人不計其數。懷了三日，抬去金牛寺焚化，拾骨撇了。

這清一遂浼人說議親事，將紅蓮女嫁與一個做扇子的劉待詔為妻，養了清一在家，過了下半世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明悟一靈真性，直趕至四川眉州眉山縣城中，五戒已自托生在一個人家。這個人家，姓蘇名洵，字明允，號老泉居士，詩禮之人。院君王氏，夜夢一瞽目和尚，走入房中，吃了一驚。明旦分娩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父母皆喜。三朝滿月，百日一周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明悟一靈，也托生在本處，姓謝名原，字道清。妻章氏，亦夢一羅漢，手持一印，來家抄化。因驚醒，遂生一子。年長，取名謝瑞卿。自幼不吃葷酒，一心只愛出家。父母是世宦之家，怎麼肯？勉強送他學堂攻書，資性聰明，過目不忘，吟詩作賦，無不出人頭地。喜看的是諸經內典，一覽輒能解會。隨你高僧講論，都不如他。可惜一肚子學問，不屑應舉求官，但說着功名之事，笑而不答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却說蘇老泉的孩兒，年長七歲，教他讀書寫字，十分聰明，目視五行書。行至十歲來，五經三史，無所不通，取名蘇軾，字子瞻。此文章冠世，舉筆珠璣，從幼與謝瑞卿同窗相厚，只是志趣不同。那東坡志在功名，偏不信佛法，最惱的是和尚，常言：『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；轉毒轉禿，轉禿轉毒。我若一朝管了軍民，定要滅了這和尚們，方遂吾願。』見謝瑞卿不用葷酒，便大笑道：『酒肉乃養生之物，依你不殺生，不吃肉，羊、豕、鷄、鵝，填街塞巷，人也沒處安身了。況酒是米做的，又不害性命，吃些何傷？』每常二人相會，瑞卿便勸子瞻學佛，子瞻便勸瑞卿做官。瑞卿道：『你那做官，是不了之事，不如學佛三生結果。』子瞻道：『你那學佛，是無影之談，不如做官，實在事業。』終日議論，各不相勝。

仁宗天子嘉祐改元，子瞻往東京應舉，要拉謝瑞卿同去，瑞卿不從。子瞻一舉成名，御筆除翰林學士，錦衣玉食，前呼後擁，富貴非常。思念窗友謝瑞卿，不肯出仕。『吾今接他到東京，他見我如此富貴，必然動了功名之念。』于是修書一封，差人到眉山縣接謝瑞卿到來。謝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貴，果然謗佛滅僧，也要勸化他回心改念，遂隨

着差人到東京，與子瞻相見。兩人終日談論，依舊各執己見，不相上下。

你說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適值東京大旱，赤地千里。仁宗天子降旨，特于內庭修建七日黃羅大醮，為萬民祈雨。仁宗一日親自行香二次，百官皆素服奔走執事。翰林官專管撰青詞，子瞻奉旨修撰，要拉瑞卿同去，共觀勝會，瑞卿心中却不願行。子瞻道：『你平昔最喜佛事，今日朝廷請下三十六處名僧，建下祈場，誦經設醮，你不去隨喜，却不挫過？』瑞卿道：『朝廷設醮，雖然儀文好看，都是套數，那有什麼高僧談經說法，使人傾聽？』看起來也是子瞻法緣該到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當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，瑞卿拗他不過，只得從命。二人到了佛場，子瞻隨班效勞。瑞卿打扮個道人模樣，往來觀看法事。

忽然仁宗天子駕到，衆官迎入，在佛前拈香下拜。瑞卿上前一步，偷看聖容，被仁宗龍目觀見。瑞卿生得面方耳大，丰儀出急智，跪下奏道：『此乃大相國寺新來一個道人，為他深通經典，在此供香火之役。』仁宗道：『好個相貌，既然深通經典，賜你度牒一道，欽度為僧。』謝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，恰好聖旨分付，正中其意，當下謝恩已

畢，奏道：『既蒙聖恩剃度，願求御定法名。』仁宗天子問禮部取一道牒，御筆判定『佛印』二字。瑞卿領了度牒，重又叩謝。候聖駕退了，瑞卿就于醮壇佛前祝髮，自此只叫佛印，不叫謝瑞卿了。那大相國寺衆僧，見佛印參透佛法，又且聖旨剃度，蘇學士的鄉親好友，誰敢怠慢？都稱他做『禪師』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蘇子瞻特地接謝瑞卿來東京，指望勸他出仕，誰知帶他到醮壇行走，累他落髮改名為僧，心上好不過意。謝瑞卿向來勸子瞻信心學佛，子瞻不從，今日到是子瞻作成他落髮，豈非天數，前緣注定？那佛印雖然心愛出家，故意埋怨子瞻許多言語，子瞻惶恐無任，只是謝罪，再不敢說做和尚的半個字兒不好。任憑佛印談經說法，只得悉心聽受；若不聽受時，佛印就發惱起來。聽了多遍，漸漸相習，也覺佛經講得有理，不似向來水火不投的光景了。朔望日，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國寺中禮佛奉齋，子瞻只得依他。又子瞻素愛佛印談論，日常無事，便到寺中與佛印閑講，或分韻吟詩。佛印不動葷酒，子瞻也隨着吃素，把個毀僧謗佛的蘇學士，變做了護法敬僧的蘇子瞻了。佛印乘機又勸子瞻弃官修行。子瞻道：『待我宦成名就，築室寺東，與師同隱。』因此別